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八　　列傳百七十八

儒學下 從新書增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侯行果　趙冬曦 尹愔　陸堅 鄭欽說 盧僎 僎兄倚

敬助 趙匡 仲子陵 施士丐　韋彤

陳京　暢當

林蘊　韋公肅

陳貞節穎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

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

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考恭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絶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寵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他如舊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爲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

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

令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嘗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實之

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由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别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

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假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眞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

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諠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厭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

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
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瑰
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
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
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元宗將封禪
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
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
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
臣爲之後漢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

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褻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儐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十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

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欽明者視禮輕重以他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脩撰踰年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元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

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啟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再朞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

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

免官齊而朞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邱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邱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撰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駮仲邱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

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義卽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元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

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
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
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
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元
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
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
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
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歴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
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

陽敬會貞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貞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元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尙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侯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尙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决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煚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

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卞州刺史帝嘗制贊
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臭分爲傳行果者上
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
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眞
亦善老子每啟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
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眞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
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
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
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

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為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呂向皆為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

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廣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

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
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悟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
道士元宗尚元言有薦悟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
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
視事乃就職專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
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
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
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元宗嘉其剛正更賜
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

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由新津丞
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
奉通厤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
上庚隨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
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
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驛三十里而悟曰
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黃

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郄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蕤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坒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坒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爲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備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嗚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戎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從邊免行役次盧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賞購辨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備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蔬糲善爲春秋考三家
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
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
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
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
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
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
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

拘守名不尚猾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捄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㪅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

謂左氏便傳著邱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
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
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
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厤
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
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
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
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
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
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

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我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倉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與正後異論紛裀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

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歿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尙食朔望進食太

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膬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

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膳味顧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間焉韋元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

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𨻶役䆟邇非幽窔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他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顚彤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

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闈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卽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還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幾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頸陛下復

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九確帝大怒左右
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遠退極道不可以
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息京密白
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元宗肅宗既
附室遷懿獻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
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
藏高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
元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
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

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嚮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竝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

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
先賓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
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
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
貞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爲祖
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
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
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
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

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

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
不爲宏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
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祔而藏顏眞卿引蔡謨議
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
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壓毀遷藏各
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
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
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
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
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

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五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違五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

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元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

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宋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大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爲不先食者卽明正文公逆祀儒

者安知夏后世數未定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不得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

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瘗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瘗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宫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

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謂不可古者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

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
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
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
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
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
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
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
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
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
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

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
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
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
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
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閒奉興聖德明
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
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
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之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
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宮人
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

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汝訕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資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言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

忿身及大亂咎與信宵人釗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
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眞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褒嗣褒孫
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
子欲極陳之繇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
冒顏而闘說難哉其享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
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
甫鎛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
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

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唯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

欽緒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視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旣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視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

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卽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

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
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
太子服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
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
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
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皐辟推官劉闢反
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
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

頸豈頑奴砥石邪闕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闕
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郊西極汧
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
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
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
權臣制樂由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唐以皐佑鍔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
皐暮羿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
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

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義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元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脩撰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

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眞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竝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尙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他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卬側門通慰後遂爲常

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
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訥王洽等引忌時
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
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禪禮
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
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
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義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
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書卷第二百四十九　列傳一百四十九

文苑上

孔紹安 子禎　孫若思　若思子至從新書增

袁朗 從弟承序　利貞　朗孫誼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蘊古

劉胤之 弟子延祐　從子藏器從新書增

張昌齡　崔行功 孫銑從新書增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 從弟審言　盧照鄰

楊炯　王勃 祖通 兄勮 勔

駱賓王　鄧元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漓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

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横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

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肆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珠璣色澤無假淬磨孔翠羽毛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緗圖其間爵位崇高別爲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新書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爲下科何哉蓋

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亦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尙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新書作虞世南語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

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祕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

子禎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議其介高宗時為蘇州長史曹王元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為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

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溫子季詡字季和早知名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韻清遠可比衛玠官至左補闕

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郎

位敬暉桓彥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耶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祕書丞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武德初隱太子與齊王秦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元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

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元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敕給其喪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

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爲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靜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

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郡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宏文館學士未幾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爲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疏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

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和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輕陳狂瞽帝納其言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卽位以侍讀恩追贈祕書少監郞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郞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郞耽耽生瑯琊內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大守洵累代有高名重

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嘗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

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

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尙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

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宏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山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煬帝卽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

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唯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德仁弟子紀敦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敦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並爲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累

歲調吏部尚書牛宏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宏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爲越嶲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允恭有風采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爲恥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

內史舍人更令入內敎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疎絕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爲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爲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錄事參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自爲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

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嶲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仕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爲宏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誠德

賦以申諷曰臣聞理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此四
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爲麗而不悟
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而不知牧野白旗
之殺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爲已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
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爲無危及其疑也則顧聆皆讐
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
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爲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
堂則思前主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已之所以貴巡
府庫則思今已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爲已之始見
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何患乎

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為堯舜暮失之則為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上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持聖驕力狠戾倔強忠良是棄諂佞斯與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斂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持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人無放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

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悅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庶俱殘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一動而八表亂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旣見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實榮辱之由已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此而生侈心因茲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

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旣承前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又撰玉牒眞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僞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爲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新書作高祖誤祖滔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

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范中行祇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併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機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僞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

而遁隱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信明頗蹇傲自代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子冬日則天時為黃門侍郎被酷吏所殺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為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競懼之心日弛邪辟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

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淸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玆在玆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

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自蘊古始也

劉肩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禕之後魏臨淮鎮將肩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封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爲楚州刺史卒

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

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爲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寘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濟者甚衆出爲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戶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

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候隣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爲害滋甚延祐遂爲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元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

肩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元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官至宋州別駕藏器子知柔開元初爲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避元宗名改子元自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爲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

集二十卷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
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新書作祖名謙之自傳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
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
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
事貶爲游安令尋徵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
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祕書監
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讐校二十人書手
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續其事至高

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讐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讐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祕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孫銑尚安定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同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兄子元暐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

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爲沁州刺史

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爲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宏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兄充忠垂拱中爲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也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父孝德以

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宏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於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案后妃傳高宗徐婕妤齊聃女兄弟非姑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敕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側袵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

右惟其人蓋般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遽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詔復獻公官以无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救問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蘄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四十四睿宗即位追錄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

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進士第（補渭南尉）累轉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元不避）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敬元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元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元罪狀（敬元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爲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審言

審言（字必簡）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

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醼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

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峯州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緦云次子閑閑子甫別有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

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為事得方士元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醫藥後疾轉篤足攣一手又廢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著釋疾文五悲等誦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照鄰既沈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為隴州刺史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永隆二年

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元鄧元挺崔融等詔可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別立節文敕下有司詳議炯獻議曰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

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

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元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

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罔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

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

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可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酷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宗即位以舊寮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

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開元中說爲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

廊廟則駭矣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爲然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父子伏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

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楊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勃六歲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授朝散郎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

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畧書成）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旣廢客劒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爲雍州司戸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新書二十九）

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册有司撰儀注忘載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尋加宏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勮頗任權勢交結非類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勮坐與耀善并弟勔並伏誅

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勮勔官位福時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勃弟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鄰里爲泣

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勃又以文顯助早卒福畤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撰周易發揮五

卷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絕衆於推步麻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麻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麻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眞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武后時李嗣眞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

舊說上五行應運厤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元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常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高宗末爲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

之詞也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伏誅新書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文多散失則天新書作中宗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元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頓邱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爲口實則天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渴爲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元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

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爲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元挺女爲道王子諲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作急計如何元挺雖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唐書卷二百四十九